

世界文叢

白色鐵索

(日) 水上勉等著



世界文叢

世界文叢

I 14
59
181

白色鐵索

(日)水上勉等著

每冊售價

H. K. \$5.50

香港上海書局印行

香港德輔道中二七一號

The Shanghai Book Co.

271, Des Voeux Rd. C., H. K.

新華印刷股份公司承印

香港西營盤荔安里十七號

一九七〇年九月再版

文/813

總/1651

P. 110 36K

版權所有 * 翻印必究

目 錄

白色鐵索·····	〔日本〕水上勉·····	一
扎耳朵眼儀式·····	〔緬甸〕敏杜溫·····	三五
芒格拉·····	〔印度〕雅西帕爾·····	四二
蘭·曼尼卡·····	〔錫蘭〕特·勃·伊蘭加拉特尼·····	七一
這哪是你的身分·····	〔巴基斯坦〕易卜拉欣·賈利斯·····	七九
死人的饗宴·····	〔土耳其〕克夫德特·庫德雷特·····	九七

白色鐵索

〔日本〕水上勉

茂山典子接到姐姐美子讓她到橫濱去玩上兩三天的信，高興得簡直要跳起來。典子從中學畢業以後，一直和父母一起住在北九州的飯塚鎮，從沒出去工作過。姐姐美子雖說常常回飯塚來，但是一年裏也只不過回來兩三次。她只說是在橫濱一家與外國人有關係的公司裏工作，並不詳談，父母都覺得不大放心。可是，美子服務的那家公司好像是營業興隆，薪金很優厚，她每次回飯塚都給家裏留下兩三萬元^①。典子的父親在飯塚從事修理鋼琴的工作。

飯塚鎮是個煤礦區，戰後雖然曾繁榮過一陣子，但現在幾乎蕭條得死氣沉沉的。由於根據道奇路線^②實行財政緊縮，嚴重的不景氣面臨礦區。以前和煤礦有關的有錢人家都有

一架鋼琴，因而修理活兒應接不暇。可是現在，不到八幡、福岡去，父親就找不到活兒幹了。

眼看着收入越來越少。典子也看得很清楚。每當她聽到父母談起姐姐在四年前去橫濱，學習打字，在公司裏工作，收入很多，等等，也感到自己不能再這樣待下去了。可是，典子仍然留在家裏幫着操持家務。她雖然羨慕姐姐那樣闊氣的生活，但是總覺有些耽心。在老人們的心裏也有這樣的不安。

儘管說是在外國人的公司裏工作，是不是和一些可怕的人在一起呢？「你到美子住的公寓去，可要仔細地看看啊。明白我的意思嗎？」母親富子絮絮叨叨地囑咐典子。典子只帶了一隻旅行用的皮箱，在四月一日早晨離開了飯塚。

①日幣一萬元約合港幣一百七十元。

②美軍經濟顧問道奇提出的經濟改革方案。道奇聲稱：爲了日本經濟的「自立和穩定」，必須撤除曾經作爲日本經濟支柱的美援及付與日本政府的各種補助金。據此向日本政府提出預算案，要日本政府大大削減福利支出和進行大量裁員，同時大量征稅，以平衡預算。

長期待在家裏，總也沒有出過門的典子，一面從火車窗口望着聳立在寂靜的礦區住宅上端的一列禿山，心想這兒簡直變成荒涼黑暗的城市了，一面幻想着那還沒有見過的橫濱的碼頭。與其說懷着就要會見姐姐的興奮心情，不如說獨自一個人旅行的舒暢和快樂一起湧上了十九歲的典子的心頭。

到小倉後，又換乘幹線火車。典子在四月二日星期天的午後六點鐘到達橫濱。

正如約好的那樣，姐姐美子在車站等候她呢。

美子穿着淺綠色的對襟毛衣和黑色的貼身裙子，提着買東西的籃子站在月臺上。一看見姐姐那種變得幾乎認不出來的成年人的樣兒，典子含着眼淚，像要撲上前去似的，喊了聲「姐姐」，跑了過去。

「累了吧，快家去吧。」美子說。

在站前僱了一輛出租汽車，美子把典子帶到靠近外國人公墓的高崗兒上的一所白瓷磚牆公寓裏。

「爸爸、媽媽都好吧？」

「還是那樣。」

「你來的時候，他們什麼也沒說嗎？」

「說叫我仔細看一看呢。仔細看看姐姐的生活，叫我回去把你的情況告訴他們。媽哭了。她老是好耽心……」

美子噗哧地笑了一聲，聳了一聳肩膀，親昵地聽着典子的家鄉語調。典子這時走近公寓的門前，擡頭望着這座三層樓的漂亮房子，兩眼流露驚歎的神色。

「你住着這麼漂亮的房子呀！」

妹妹怯生生地跟在姐姐後面上了樓。

房間在三樓的角兒上。一連兩間，一間是廚房兼餐室。這是典子以前在婦女雜誌圖片上看過的像幻境一樣的文明的住宅。式樣新奇的螢光燈亮得晃眼。

「噯呀，真漂亮！這兒太好啦！」

妹妹一進屋子，就天真地亂跳起來。看着那樣天真的典子，姐姐心裏是那麼高興。坐下之後，美子就說道：

「說實在的，這次叫你來，並不是爲別的事；我想叫你把錢給帶回家去。還有，我的舊東西雖然拿不出手，但我想把亂七八糟的西裝什麼的都給你。本來想寄回去的，可是一想還是順便叫你來一趟的好。所以才去信叫你來的。」

話說完之後美子就來到廚房，把咖啡壺放在爐子上。

套着紅布套兒的三面相連的穿衣鏡、小圓椅子、洋服櫃子，還有電氣冰箱。這都是豪華的家具。典子對於姐姐自從說到東京去，離開家還不到四年時間，居然置下了這麼多的家具，在感到驚奇的同時，不由地又覺得似乎有什麼放不下心的地方。

「公司在哪兒？」

「看，就是那兒。」姐姐靠着窗戶，面向着映入眼簾的橫濱全市遼闊的景致，用手指着坡道附近的一個角落——看得見那兒有一所四層白色大樓的地方。「就在那附近。我是走着去上班的。」

「喲！」妹妹又驚得睜圓了眼睛。

典子從前看的那些陰暗的禿山、像被煤末兒弄髒了的飯塚鎮已經看膩了，現在從高崗

兒上文明的公寓看到的那些白壁大廈的行列，格外使她高興。

「呀，船！」

「是的，那是外國船。」

「海水好白呀！」

「是的，太陽一照，橫濱的海面總是亮得發白的。不像九州那樣總漂着煤礦流出來的髒水。」姐姐擺着咖啡碟子說道，「你能住上兩三天也好。我雖然去上班，隨你便去看電影也行，看戲也行。」

典子高興極了，心想自己有個這麼好的姐姐。美子比她大四歲。是的，回想四年前，那是姐姐十九歲的那一年。姐姐也是只穿一件毛衣，披着夾大衣，離開了飯塚的。後來到了橫濱，那正是典子現在的年齡。典子還記得給姐姐送行那天的情景。

「姐姐出息得太快了。不像我，你是一個爽快人，所以才今天。」典子說。

的確，典子的性格是穩重的，可是姐姐比較剛強一些，不能不說是個有志氣的人。

「媽該多麼高興呀……」典子是一會兒望望窗外的光景，一會兒瞧瞧房間裏的家具這

樣說的。

「都替你耽着心呢。就是說，姐姐一個人過着這樣優裕的生活，媽媽他們說連做夢也沒想到……」

「一個人？」

姐姐突然聳了聳肩膀，斜眼瞥了妹妹一眼。

「那是自然的。一個人就是一個人嘛……」說了這樣奇妙的話之後，就露出同妹妹一樣的虎牙哈哈地笑起來了。

美子長得比典子漂亮。高鼻梁，小嘴兒。這是像媽媽的地方。眼角有點兒高，似乎向上吊着，但這也正是男人所喜歡的。在飯塚的時候，美子就被一些小伙子追逐着。這些事，典子都知道。

典子認為：誰都喜歡姐姐，總是懷着一種類似嫉妒的感情。

「姐姐，你那麼打扮，太美了。」典子說。

「算了，算了。給你的東西早就定規好啦，怎樣奉承我，也不能再添了……」

茂山美子說這些東西是送給妹妹典子的，她從壁櫥裏拿出箱子來，把四年來穿舊了的毛衣、罩衫、裙子和夏天穿的連衣裙，等等，大約有十二三件都擺在席子上。

「我有些瘦了，從前的衣服都肥大得穿不得了。都送給你吧。」

典子很像姐姐的暑假向上吊的眼睛瞪得圓圓的，興高彩烈地注視着那些衣裳。淨是一些姐姐拿工資買的，按着季節高高興興穿換過的東西。到底是在大城市穿過的東西，但也有帶回飯塚去似乎還能當新衣服穿的連衣裙。毛衣既有緊領式的也有挖領式的，典子站在穿衣鏡前一件一件地擺在胸前仔細欣賞它們的彩色。

「要你這麼多的東西，這好嗎？會不會把姐姐給弄光了？」

「姐姐還能掙錢做新的呀！」

典子對姐姐這樣疼愛自己十分高興。姐姐特意把自己叫到橫濱來，讓自己帶回許多東西去，她感到在姐姐這樣的心情裏，蘊藏着跟冷冷清清的家的父母有一脈相通的疼愛，

她站在穿衣鏡前，眼睛有些潮濕了。『日本開的公同。』

「我，高興得流淚了。」

「傻瓜！」

姐姐說着，從桌子抽屜裏取出一個封套兒。典子不知道裏面裝的是什麼。

「這裏面有五萬元。我領了獎金，還有一點富裕。你把這筆錢帶給爸爸吧。」

「……」

典子一接過裝着五萬元的封套兒，心裏又呼呼地跳起來。

「可是，姐姐，你不困難嗎？」

「沒什麼困難的，因為這是富裕的錢。我送給爸爸還不成嗎！」

典子把錢放在皮箱的緊底下。

「好，明天姐姐就上班了。東西和錢都交給你了，你的事情算辦完了，但是你可以住

上兩三天。明早你去看看電影什麼的吧。」

「謝謝！」

從家裏出來時，本來說好要待兩三天的，所以典子也打算遵照姐姐的話舒舒服服地待上幾天。姐姐當天晚上帶着典子出去，在繁華大街角兒上一家時髦的西餐館裏吃了晚飯。

橫濱大街上有很多外國人。這裏有佔領軍的士兵，有典子這樣鄉下人沒有見過的、穿西裝的藍眼睛的紳士，年輕的金色頭髮的婦女邁着瀟灑的步伐。說到外國人，在美子住的公寓附近的高地上，有一些圍着白色柵欄的半圓椎形的住宅，和一看就知道是外國人喜好的由草坪圍起來、像盒子一樣的四方形住宅。草坪上千篇一律地伸出一座陽臺，在陽臺上曬着一些花花綠綠的洗過的東西。典子心想，既然姐姐在職的公司裏有外國人，那麼一定也會有從這些住宅裏去上班的外國人。

吃過了飯，在回到高崗兒上去的路上，典子一面走一面問道：

「姐姐的公司裏有許多外國人吧？」

「嗯！」

姐姐點了點頭。表情有點兒不大自然。

「資本家是外國人。是外國人在日本開的公司。」

「姐姐在那裏幹什麼？」

「打字唄。搞英文打字……也做類似祕書那樣的工作。」美子說。

「噢！」典子讚美似地嘟囔了一聲。聽說姐姐是學打字來着，原來是學英文打字呢。

姐兒倆在晚九點半前後回到公寓裏。白色樓房的窗子上都掛着漂亮的窗簾。每個窗戶都透出閃亮的燈光。也有的開着窗戶，看得見房間裏的家具擺設。窗簾被溫暖的春風颳出窗外，像風旛似的在窗外飄蕩。

典子回到房間後，眺望了一會兒橫濱城的霓虹燈閃耀的天空和遠處海上的漁火，逐漸感到坐火車的睏乏，躺到美子給她鋪好了的被褥上。

美子正坐在鏡臺前細心地化晚妝。妹妹睡眼惺忪地望着姐姐完全都市化了的化妝方式，不大工夫就睡着了。

那是過了十一點鐘的時候。有輕輕叩門的聲音，典子剛睡着，沒有聽見。

美子急忙跳起來，在睡衣外披上了大褂兒，瞧了瞧典子就向房門走去。她吃了一驚似的臉色蒼白，叩門聲還繼續在輕輕地響着。

美子在擰門把兒，這個響聲却驚醒了睡在臥房裏的典子。她聽得到有悄悄講話的聲音。典子朝房門那兒望了望。姐姐擋着門縫兒站着，在同什麼人說話。門半開着，一半兒開到甬道裏。她背着手攥着門把兒，用身子擋着門，不讓人看見屋子裏。

「是誰呢？」

典子悄悄起來，側耳靜聽。是男人的聲音。聲音嘶啞，像是四十歲左右的人。

「真糟！」這是男人說的。

這時候，姐姐砰地把門關上，走出去了。講話的聲音逐漸遠了，是在繼續商量着什麼。

「嗯，好的。」這是姐姐的聲音。

典子覺得有點兒耽心。一看錶，快十二點了。這樣深更半夜有男人來找。姐姐還是和男人有來往呢。但是，聽話音好像不是年輕人……。典子一面側耳靜聽，一面想。以後只聽見姐姐一個人噁噁咕咕地說什麼，再沒聽見男人吱聲。不一會兒，好像男人要走。只聽咯咚咯咚的皮鞋聲越走越遠了。

美子鎖上了門，回到臥室，她望着典子，眼睛發直。

「你起來啦？」

「嗯！」典子揉了揉眼睛說：「誰？有人來了吧？」

「是公司的人來託我辦事的。沒關係，明天必須到一個地方去一趟。」姐姐像自言自語似地說：「沒關係。明天你去看電影吧。順便把你帶去好了。你先跟我到辦事的地方去一下。」

典子微微點了點頭，接着就躺下了。姐姐像在吸煙，也像在考慮什麼事情。三分鐘後典子就睡着了。

三

第二天，美子又說了一遍：她今天可以在十一點鐘去上班；在上班前，必須去一個地方。要典子也跟她到那兒去一趟。

典子以爲姐姐是因爲昨天夜裏的訪問者的緣故，才稍微變動了一下平常的工作時間；